

The Good Soldier Schweik



(捷克) 雅洛斯拉夫·哈谢克

好兵帅克



好兵帅克

[捷]雅洛斯拉夫·哈谢克

金花 译

哈尔滨出版社



黑版贸审字 08 - 99 - 008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好兵帅克/(捷克斯洛伐克)哈谢克著;金花译.

- 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0.2

ISBN 7-80639-304-8

I.好… II.①哈… ②金… III.长篇小说-捷克斯洛伐克-近代 IV.I514.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00571 号

好兵帅克

作者/(捷)雅洛斯拉夫·哈谢克

译者/金花

责编/梁伟

封面/旺忘望

出版/哈尔滨出版社

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贵新街 170 号

电话/(0451)6225161

印刷/北京市飞达印刷厂

发行/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6.875

字数/167 千字

版次/1999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200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书号/ISBN 7-80639-304-8/I·94

定价/8.8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调换)

出版说明

这套外国文学名著的编选与出版，宗旨是着眼于提高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少年读者的素质。素质，作为人的精神和心理特点的总体反映，虽有先天因素，但主要靠后天培养与提高。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从丰富多采的世界文学之林精选出百部有不同代表性的传世名篇。这些作品对于读者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及人格、修养、志趣、心态、能力等等，历来有这样或那样的深远的影响和熏陶。在善于阅读欣赏和批判吸收的意义上，这百部名作将有助于提升今天读者的多方面素质。

关于人的生存价值和意义。人为什么而活着与人怎么样活着，这一永恒的

大课题是人生的最根本。不同人有不同的追求与表现。《红与黑》中的于连是一个性格复杂的个人奋斗者的形象，他向往自由平等、个人幸福，追寻自我生命价值，又野心勃勃、投机伪善，从希望破灭到死不低头。杰克·伦敦笔下的马丁·伊登的一生也是一部个人奋斗史，他从困境、痛苦走到功成名就，到头却发现一切都是空假，跳海自杀。而“牛虻”和保尔·柯察金，还有高尔基的自传体三部曲中的主人公，虽然他们是为不同性质的社会理想与革命事业而奋斗，但都充满无畏的斗志和伟大的献身精神，为信仰而生，甚至为信仰而死。生存就要有所追寻，活着就要有所作为，这是一切奋斗者的人生观和生命特征。因此，奋斗者为了开拓、进取，都表现出非凡的意志和毅力。“牛虻”和保尔在种种不幸和痛苦中战胜自己，就不用说了；就连《鲁滨逊漂流记》中的主人公和《一千零一夜》中的新兴商人形象，也是百折不挠的。前者到海外冒险，船只失事，只身流落孤岛，历经 28 年，战胜险恶自然，克服种种困难，终于占有财富；后者 7 次远航，历时 27 年，屡遭毁灭性打击，但顽强不屈、沉着应付，不畏艰险、化险为夷，每次归来都获得大笔财富。从世界文学名著中，我们可以思索人生感悟人生，或受到鼓舞激励，或吸取经验教训，不论收获什么还是鄙弃什么，都会在不同意义又不同程度上对我们今天和未来的人生发生作用。

选编的这些世界文学名著还有助于读者在人生修养和人格完善方面提高文明程度。如果说对生活美丑的态度和对爱情问题的态度是两大人生修养的话，那么许多作品在这方面是很能给人以启迪和感染的。《巴黎圣母院》中的几个主要人物，有的是外表美和内心美和谐统一，有的是外貌奇丑而心灵极美，有的是外表文雅、俊美但内心卑劣、阴险。雨果通过鲜明强烈的美丑对比，揭露真正的丑，鞭笞可恶的丑，肯定本质的美，讴歌善良的美；这正像霍桑在《红字》中通过女主人公的不幸遭遇，揭露当时社

会中金钱关系和宗教的虚伪，也是以人性的善和美来否定生活中的恶和丑一样。这样的作品无疑会对读者的思想感情产生积极影响。爱情描写也一样。《简·爱》、《复活》、《安娜·卡列尼娜》、《一千零一夜》、《雪国》中的女主人公，境界不同，形象各异，但都追求美好纯洁的爱情；而《包法利夫人》、《名利场》、《呼啸山庄》中的男女主角，则多为堕落、放荡之人。各个作品的描写不同，但共同的对纯洁坚贞的爱情的歌颂，对荒淫放荡的情欲的谴责，是充满震撼力感染力的。另有些作品，如《忏悔录》、《少年维特之烦恼》对个人生活史和心灵历程的坦诚再现。《父与子》中的“新人”形象，《悲惨世界》、《双城记》中的人道主义描写，都肯定和赞美人性、人的自由与独立。尽管这一切有着种种时代、社会、阶级、思想的局限，但都是指向人格完善，对人的文明是有意义的。

人的素质也与阅历和文化修养有关。人的自身阅历千差万别，又都有限。具有巨大认识价值的优秀文学作品却能间接而极大地开阔人的视野。从《战争与和平》对俄法战争时期复杂历史的恢宏描写到《罪与罚》对吃人社会的深刻揭露，从《死魂灵》对俄国农奴制之黑暗与腐朽的批判到《汤姆大伯的小屋》对美国南方蓄奴制的罪恶的公诸，从福尔摩斯的不断探案过程到汤姆·索亚的历险故事，从19世纪后期工业文明入侵英国农村前后汤姆·布兰温一家三代的经历到二战期间的“第二十二条”军规的阴影……举凡每一部作品，都是对社会历史的艺术再现，对人间悲喜的生动展示，对世俗风情的细致刻画，使读者了解过去与未来、思考人生与世界、丰富思想与知识。所有作品作为杰出的艺术精华，无论内容与形式、构思与表现、手法与语言，都有各自的审美价值；是提高读者的审美水准和文学素养的好教材。

世界文学浩如烟海，优秀之作也如满天繁星。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读尽文学名著。然而如果一个人连几十部、十几、几部世

界文学名著都未研读、欣赏、接触，那他是可悲可怜可叹的。从什么方面来说，这对于一个人的素质都至少是一个缺憾。

百部世界文学名著献给读者，虽然不算多，但也不是少。也许正是这不多不少的不朽之作，能对提高你的素质锦上添花或者雪中送炭。关键是你读不读与怎样读。

A decorative rectangular border with ornate floral and scrollwork designs at the corners and along the sides. The top and bottom corners feature large, symmetrical floral motifs. The sides are decorated with vertical scrollwork and smaller floral elements. The bottom right corner has a more complex, asymmetrical floral arrangement with leaves and small flowers.

第 一 卷



第 1 章

帅克先生退伍多年了，军医体检处告诉他患有神经衰弱症，已不适合服役。于是，他告别了军旅生活，回乡找了份工作替丑陋的杀种狗伪造血统证明，一直靠贩狗生活。此外，他还患有风湿性关节炎。

这时，他正用药涂在膝盖上按摩。他的女佣对他说：“……听说费地南被杀了……”

“哪一位呀，莫索太太？”帅克一边按摩着他的膝部，边问：“我认识两个费地南。一个帮药剂师普罗萨打工，有一次他不小心喝错了东西，把一瓶生发剂都喝下去了。另一个是费地南·寇寇斯卡，他是拾大粪的工人。这两个家伙随便谁死掉都没关系。”

“不，我说的是费地南大公爵，就是那个康罗比斯特的，帅克先生，您知道的，又肥胖又虔诚的那个。”

“啊！？”帅克惊叫了一声，“这可真有意思，那么这件事发生在什么地方呢？”

“在萨拉热窝，您知道吗，当时，他正和他的夫人坐在汽车里面兜风，那些人是用左轮手枪刺杀了他。”

“嗨！还坐着汽车，那多威风呀！莫索太太。唉，也只有像他那种身份的贵人才坐得起汽车呀！可是他肯定没有想到兜一趟风就那么报销啦。而且还是在萨拉热窝。莫索太太，那可是波斯尼亚省的范围。我猜肯定是土耳其人干的。当初，咱们根本就不该把他们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抢过来。你看看，莫索太太！大公爵现在死啦，他大概是受了半天罪才咽气的吧？”

“大公爵是当场命丧的。您知道，要弄那些左轮手枪是很不应该的。那家伙太厉害了，可不是开玩笑的！不久前，咱们这里也有



一位先生拿着一支左轮手枪寻开心，结果把他一家全打死了，就连那位看门的上去看四楼是谁在放枪，——结果连他自己也被干掉啦。”

“有一种左轮手枪，怎么扳它也不冒火，莫索太太。这种枪多得很。可我想他们打死大公爵的枪肯定比我说的那种棒得多；他们行刺的那天还一定穿上了他最喜欢的战袍。行刺那位大公爵可不容易，不像偷进人家园子里行猎的打个管理员那么简单；要先想办法接近他，像他那种显贵的人，不是随便穿什么都能接近的。譬如得戴一顶高筒的礼帽，否则，没等你找到目标就被警察逮住了。”

“帅克先生，听说有好几名刺客呢。”

“这是肯定的，莫索太太，”这时，帅克已经揉完了他的膝盖接着说，“譬如你打算要行刺一位大公爵或皇帝，你必须先找人商量商量呀。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关键是你要注意你想行刺的那位大人的车子开过……可是这种人还大有人在，早晚都要轮到他们的。不信你等着瞧吧。他们一定不会放过沙皇和他的皇后，也许连咱们的奥地利皇帝也自身难保呢，尽管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事情，但是，他们已经拿他的叔叔开了刀了。这个老匹夫的对头比费地南的还多。刚才在酒吧间雅座里有一位先生说，迟早有一天这些当皇帝的，一个个都会被干掉，更不用说他们手下的大员们了。”

“帅克先生，报上说大公爵被子弹穿得千疮百孔。开枪的人朝他把子弹都打完了。”

“这么说，他们的行动还真很麻利，莫索太太，真的很利落。如果是我的话，一定要买一支白朗宁手枪；那种枪看起来和玩具没什么两样，但两分钟内足足可以把二十个大公爵打死，无论胖瘦。不过，凭良心说，莫索太太，一个胖的大公爵总比一个瘦的好打，你还记得葡萄牙人是怎么用枪刺杀他们的国王的吧！那人也是个胖家伙。不过，话又说回来，一个国王也绝不会是个瘦子。好吧，以后

再说吧,我该到瓶记酒馆去逛逛啦。要是有人来取那只留了定钱的小(犬更)狗的话,你就告诉他,那条狗还在我乡下的狗场里养着呢,我刚剪完了它的耳朵,得等它耳朵长好了才能领去,不然的话,它会患上伤风的。好吧,我该走了,把钥匙交给门房吧!”

这时,瓶记酒馆里只有一个顾客光顾,那就是当密探的便衣警察布雷锡勒克。帕雷苇斯老板正在洗玻璃杯,布雷锡勒克想跟他严肃地探点口风,可是最终也没能如愿。

“今年夏天还不错吧,”布雷锡勒克搭讪说。

“简直糟透了,”帕雷苇斯一面回答,一面把玻璃杯放进柜橱里。

“那些人在萨拉热窝可替咱们做了一件好事,”布雷锡勒克发表着议论,却又感到碰了钉子。

“我从来不谈那种事,你死了这条心吧,即使是勒死我,我也不多嘴谈及那种事,”帕里咸兹先生一边谨慎地回答,一边点上他的烟斗。“如今要去惹这种事,那就等于去自杀。我有我自己的生意要做。主顾进来叫啤酒,我就给他们一杯啤酒。如果有什么萨拉热窝,什么政治,或是什么死了的大公爵,跟我们这种人都没有关系,除非是我们自己活得不耐烦了。”

布雷锡勒克碰了一鼻子灰,只得收了话茬,定睛环顾四周,发现酒馆,空无一人,不禁大失所望。

“你这里不是曾经挂过一幅皇帝的肖像吗,”他忍不住又没事找事搭讪着说,“就在你现在挂镜子的地方。”

“不错,”帕雷苇斯回答说。“从前是挂在那里的,可苍蝇在那上面留下了一滩滩的屎,所以我把它放到仓库里去了。你想想看,说不定有谁会没事瞎扯几句,跟着就会惹出许多麻烦来,那对我根本没有什么好处!”

“萨拉热窝发生的那起事件可能就是塞尔维亚人干的吧。”布雷锡勒克又扯了回来。



“这回你可弄错了，”帅克回答说，“肯定是土耳其人干的，是为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两个省的主权问题。”

接着，帅克发表了他对奥地利在巴尔干半岛的外交政策的个人见解。他说，土耳其人在1912年被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和希腊打败。于是，他们向奥地利请求援助，奥地利当然不答应，结果他们为了报复把费地南打死了。

“那么，你喜欢土耳其人吗？”帅克转过头来问帕雷苇斯，“你觉得那群不信上帝的狗怎么样？其实你非常讨厌他们——我说得没错吧？”

“对我来说任何主顾都是一样的，即使是那些可恶的土耳其人，”帕雷苇斯说。“我们这种做小生意的人根本没时间去理会政治。你们付了酒钱，坐下来，随你们高谈阔论。这就是我的生意原则。我不管干掉咱们费地南的是塞尔维亚人，还是土耳其人；是天主教徒，还是回教徒；是无政府主义者还是捷克自由党的小伙子，对我来说反正都是一回事。”

“你说得也对，帕雷苇斯先生，”布雷锡勒克连声附和，重新从这两个人之间接上话柄。“可是你不能不承认一点，这件事对奥地利来说，可是个非常大的损失。”

“不错，任何人都不能说个不字，的确是一个巨大的、意外的损失，不是随便什么傻瓜就能替代费地南的。如果今天开战，我一定还会心甘情愿替皇帝效忠，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帅克替老板回答说，他深深吸了口气，继续说：“你们以为皇上会容忍这件事吗？你们根本不了解他。记住，我敢打赌，他一定会向土耳其人开战的。竟然把我叔叔给害了，好哇，先挨挨我的耳光吧。啊，一定会打仗的。塞尔维亚和俄罗斯会帮我们打他们的，看来，这场乱子一定小不了，有好戏看了！”

帅克先生一想到这里就深受鼓舞，他露出了神往的表情。他的脸上一片纯真，笑得像一轮明月，焕发着热忱的光彩。似乎是他

什么都看得一清二楚,知根知底了。

“如果我们真的跟土耳其人打起来,德国人也许会对我们进攻的,”他继续往下憧憬着奥地利的将来。“因为德国人跟土耳其人是臭味相投的。他们都是下流痞子。不过,咱们可以跟法国联合作战呀,因为他们从1871年开始就跟德国人积了怨。这样看来可就热闹了,仗非打不可了。我想,至少也会这样。”

布雷锡勒克站起来很郑重其事地对他说:“你不用再说了。你跟我到过道来,轮到我对你说点什么啦。”

帅克很纳闷,他跟着这个便衣警察走进过道,不禁大吃一惊:这位邻座的酒客掏出他的证件让他看了看,然后宣布逮捕他,并立刻把他带到警察局去。

帅克试图向他解释,说一定是有什么误会,而且,他自己从未犯过什么罪,从未说过得罪人的话。但是布雷锡勒克告诉他,他实际上已经连犯数起刑事罪,其中包括一项叛国罪。

说完之后,他们又回到酒馆的雅座间里,帅克转头对老板说:“我一共喝了五杯啤酒,吃了两根香肠,一个长面包。好吧,你再给我来杯核桃白兰地吧,我马上就得走了,因为我已经被逮捕了。”

布雷锡勒克把证件掏出来在帕雷苇斯先生眼前晃了晃,打量了他,然后问道:“你成家了吗?”

“成……成了。”

“那么,如果你不在,你老婆能够处理这些生意吗?”

“这个当然。”

“那好吧,帕雷苇斯先生,”布雷锡勒克轻快地告诉他,说:“快去把你老婆找过来,把生意交给她。我们晚上要来逮捕你。”

“别担心,朋友!”帅克安慰他说。“连我也不过是因为叛国罪被捕的。”

“可我究竟犯了什么罪啊?”帕雷苇斯先生忿忿不平的说。“我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那么小心谨慎呀!”



“可是，我听到你说了‘苍蝇在皇帝身上拉了屎’那句话啦，你必须把这种话统统从脑袋里挖出去，忘掉它。”布里奇奈得意地笑了笑，向他解释说，然后，这位便衣警察就带着帅克先生离开了瓶记酒馆。

始料未及的是，好兵帅克就以自己这种亲切、愉快的神情——他独有的风度，干预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使许多历史学家都惊叹不已。帅克先生对未来局势的分析的远见卓识，和对未来局势的发展的指掌的确不同凡响。倘若他在瓶记酒馆的预测与事实牛马不相及，那也只能怪他没有受过外交培训而已。不过，这些都是无关紧要的。

萨拉热窝发生的这件暗杀案连累了许多人。各式各样的倒霉的家伙被接二连三地带进了警察局，使这里显得拥挤不堪。

巡查队的一个糟老头子愉快地走来走去，幸灾乐祸似地对他们说：“关于费地南的这件命案，一定够你们受的啦，你们等着瞧吧！”

帅克被他们扔进了二楼的监狱里。他一进门，就发现里面早就关了6个人了。其中，有5个人围坐在一张桌子周围，另一个中年人离得远远的，坐在墙角的一只草垫子上，似乎在生谁的气似的。帅克便问他们犯了什么事，被关进这里？他们几乎不约而同地告诉了帅克。口径完全一致：

“还不是萨拉热窝的那件事。”

“就是关于费地南的那件事。”

“还不是因为那位大公爵被人干掉了。”

“关于费地南的命案。”

“他们在萨拉热窝行刺了费地南大公爵。”

另外那个坐在墙角的家伙是因为企图暴力抢劫而被关押的，他不愿意理睬大家，他说他怕被受到怀疑，不愿意和他们来往。

帅克就只好跟围桌而坐的那群阴谋家们混在一起了，他们各

自把怎样被逮捕关到这里来的经过相互炫耀了10遍以上。他们大都是在客栈、酒馆或咖啡馆里被逮捕的。例外的那个异常肥胖的先生，他戴着副眼镜，满眼不停地淌着泪水。他是在自己家里被捕的，因为在萨拉热窝那起凶杀事件发生的两天前，他曾经邀请两个塞尔维亚学生喝酒，后来被便衣警察布拉克斯发现他们约同一起去了蒙玛特夜总会，他又在那里请他们喝了酒——这一点他已经在口供上签字，对上述事实供认不讳了。

当帅克打听到了他们关于策划颠覆国家的可怕的阴谋之后，心情复杂极了，他觉得自己应该指出他们所处的形势，可事实却已经令他心灰意冷了。

“其实，咱们的处境已经是一塌糊涂了，”他只得试着安慰大家，“你们说自己——或是咱们任何一个人都不会倒霉的，可事实上你们都错了。国家之所以有这么多警察，还不是为了镇压咱们这些乱说话的人。现在国家的形势已经危急到连大公爵都被暗杀了的地步了，我们这类人被警探抓进来就根本算不了什么。他们这么做纯粹是凑热闹，好让这件事在费地南出殡前，不断地吸引大家的注意力。进这里的人愈多愈好，热热闹闹，谁都不会觉得闷得慌的。”

他说完就在草垫上伸开了四肢，心满意足地呼呼大睡了。

这时，又进来两个人。其中，一个是波斯尼亚省人，他在牢里来回踱着方步，恨得咬牙切齿的。另外一位就是帕雷苇斯，他一进来就看到熟人帅克，随即叫醒了他，然后用一种充满了忧伤的语调对帅克说：“喂，朋友，我也来啦！”

帅克礼貌地跟他握了握手，说：“我非常荣幸，你也来了，说真的，我替你感到高兴。那位先生既然告诉你他会来接你，我就早料到他是绝不会失约的。其实，一想到现在的人们还是这样的一诺千金，真是应该赞扬他们才是。”

可是，帕雷苇斯先生说，他才不管他们守不守信用呢。他还低



声向帅克打听,其他的犯人是不是小偷,对他的生意的名声有没有影响。

帅克诚实地回答了他,这里除了一个是因为企图用暴力抢劫而被捕的犯人以外,其余的人全都是为了大公爵的凶杀案。帅克说完就躺下来睡了,但是这一次他并没有睡多久,因为不久他们就把他提出去审讯了。他沿着楼梯走到第三科去候审,满面春风地走进审讯室,向他们问候道:“大人们晚安!祝诸位贵体安康!”

可是,根本没有人理他。甚至还有人对着他的肋骨上来了几下,让他在一桌子前面站好,桌子的对面坐着一位领导模样的人,他摆出一副冷若冰霜的官僚架势,样子凶得像伦布罗索著写的那本论罪犯类型的书里的凶神恶煞的人物似的。他杀气腾腾地扫了一眼帅克,说:“你不要再装傻了!”

“你非要这么说我也没办法,”帅克认真地回答说。“反正我是因为神经有点小毛病,部队里才要求我退伍的。审查专委会还正式宣布了我有神经衰弱症。所以我是经官方正式的文书判定的神经不健全——是慢性的。”

那位凶神恶煞的领导模样的人边嘎吱嘎吱地磨着牙齿,边说:“但是,我们从你被控告和所犯的案子可以看出来,其实,你一点也不傻。”

然后,他就一项一项地列举帅克的罪名,从叛国开始,直至侮辱皇太子和王室。数项罪名中最厉害的是对暗杀大公爵费地南事件表示赞许,从这项罪名又引发出许多新的罪名,其中赫然昭彰的是公开煽动判乱罪,因为他所犯下的罪行都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的。

“你还有什么好说的?”那位凶神恶煞的领导得意地问。

“你们还真为我搞了不少名堂,”帅克十分天真地回答道,“可是,罪名太多了反而没什么好处。”

“这么说,你全都招认了?”